勐海童话

老虎不怕

马 原

山洞那边有一个老虎家族,儿子叫不怕。不怕很骄傲,他谁都不怕,哪怕是比他强壮的有着巨角的野牛和大象,他都不放在眼里。

看到慢吞吞的水牛,不怕玩起了幽默。我来了,你应该跑啊,快跑啊,大家都怕我,你就不怕吗?

水牛说,你别以为谁怕你,不理你不意味着怕你。你什么都不会做,一无是处,大家都讨厌你。你别不信。蛤蟆会告诉你。

大家公认蛤蟆是个公正无欺的人。不怕于是找蛤蟆给他一个公道。蛤蟆说水牛踏实勤恳从来不说假话。不怕不服,说蛤蟆也没什么了不起,提出要跟蛤蟆比本领,比三次定胜负。

第一个回合比过河,看谁先到达对岸。不怕迫不及待地扑到水里,他没有发现蛤蟆已经偷偷地抓紧了他的尾巴。不怕全无察觉。毕竟在水里扑腾,尾巴上坠了个东西令不怕不舒服,他于是将长尾巴甩来甩去。聪明的蛤蟆趁不怕将长尾巴从后向前甩的瞬间,撒开了手,蛤蟆被一下甩出很远,直接落到对岸的草丛中。落地时下巴磕碰,嘴巴出了血。

不怕在水中狂奔狂跳,上了岸便回头对着河水大叫,我到了,你输了,看你还有什么话说!蛤蟆在他身后慢条斯理地说,你才到啊,我到了很久了,我已经嚼完一只槟榔了。不怕看到蛤蟆的嘴是红的,只能低头认输。但他还是嘴硬,先让你一局,下两局赢了你,你还是白白高兴一回。

他们第二局比的是谁吃的动物多。以什么为标准呢?蛤蟆说评判结果看谁吐出的动物皮毛和骨头更多。不怕认为自己自小吃的都是各种动物,而只是以小虫为食的蛤蟆怎么会是老虎的对手。

蛤蟆让他先吐,不怕这才发现自己强大的胃太厉害了,早已将肚子里的食物消化殆尽,居然除了黄水,什么都吐不出来。

而早有准备的蛤蟆过河时,揪了一把不怕尾巴上的毛藏在嘴里,上岸又找了两颗像老虎眼珠的鼻涕果种子分别含在两腮里。轮到他了,他先鼓起原本就圆滚滚的肚皮,用手拍出嘭嘭的声音,然后夸张地连吐几口,吐出了鼻涕果种子和虎毛,口气夸张地告诉不怕,看见了吗,那是你爸爸的眼睛,那是你弟弟的虎毛。你这个狂妄的家伙,你还要跟我比谁吃得更多吗?不怕连忙摇头,不比了,不比了,我承认你吃得多还不行吗。

以三局两胜的游戏规则,蛤蟆已经赢了两场,也就是说已经赢了。不怕已经输了。但是他太丢脸了,想挽回一丝颜面,所以仍然坚持要比第三局,比谁不怕火烧。

不怕不是傻瓜。回想一下,上两局输了,都是自己主动提出要先出场。这次他要吸取教训,让蛤蟆先来。他俩共同选好了两块草场,不怕让蛤蟆先去草场躲火,躲好后自己点火烧。蛤蟆已经看好了一个竹鼠洞,他知道竹鼠洞很深,弯弯曲曲地向下。他们约定,点火的人一定要等躲火的人说准备好了才点火。不怕心想,只要你在草丛中,你躲到哪里也跑不掉。

蛤蟆准备好了,不怕点火。不怕心中得意,大火很快熄了,草场里满地灰烬。不怕满心欢喜,活该,谁让你赢了我前面两局。

想不到,躲在竹鼠洞里的蛤蟆毫发无损,从灰烬中跳出来。不怕惊呆了,问他躲在什么地方,才躲过了大火?当然是枯草堆里,要钻到最里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,不怕边说边往另一边草场的枯草深处钻,钻到枯草最厚的地方,大喊我准备好了。

大火欢快地叫着向前,噼里啪啦好不快活。不怕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,一身像火焰般漂亮的皮毛都被烧焦了,可谓焦头烂额。幸好老虎天生擅跑,这才留下了一条性命。

愿望

李西闽

到过我老家福建长汀的人,都知道白斩河田鸡是汀州最负盛名的名菜,被誉为汀州第一大菜。俗话说:没吃河田鸡,不算到长汀。姜汁白斩鸡,肉质嫩滑鲜美,那金黄的皮色、乳白的肉色、鲜红的骨色,令人赏心悦目,胃口大开。而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,白斩鸡都是宴席上重要的一道大菜,做法大同小异,唯一的区别就是鸡的质量。尽管我出生在出产河田鸡的地方,可是,在过去的少年时代,要吃一次鸡并非易事,那困苦的年代,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才能吃上白斩鸡。现在,回老家,吃白斩鸡是很平常的事情了,可我想到早逝的爷爷,心里就会一阵酸楚,爷爷遗憾的是,至死没有好好吃上一顿白斩鸡。

1971年的除夕,爷爷那时已经瘫痪了。吃年夜饭时,我们一大家子围着一张大圆桌,充满了团圆的快乐。爷爷多喝了两杯米酒,话也多起来,讲着他童年的事情。因为瘫痪,平常时他总是沉默寡言,看到他开心,大家也开心,就让他说个痛快。也许,那是爷爷最快乐的一顿年夜饭了。

除夕夜,爷爷一夜没有合眼。我陪着他,他说,他小时候的除夕夜也不会睡觉,也陪着他的爷爷守一夜的岁。过了12点,村里的人家就把大门打开,开始在家门口放鞭炮,这在我们那里叫“开门”。鞭炮声是人们一种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祈愿。我和父亲以及叔叔们也到大门口去放鞭炮,放完鞭炮,父亲和叔叔就去睡觉了,我回到了爷爷的房间。爷爷坐在床上,被子裹着他瘫痪的下身,他的眼睛里跳跃着火苗,我钻进了他的被窝,和他一起坐在床上。

爷爷不说话了。我也累了,把头靠在了爷爷温暖的身上。过了良久,爷爷突然说:“真想吃一只白斩鸡!”我感觉到他的喉结使劲地滑动了一下。年夜饭时,我们每人只吃了一小块鸡肉,过年杀的一只鸡,一半我们自己吃,还要留一半给正月里来拜年的客人吃。爷爷还把他的那块肉多的鸡肉给了我,他啃的是一小块骨头。我突然觉得特别对不起爷爷,我有了个想法,准备到厨房里去偷一块鸡肉过来给爷爷吃。就在这时,我听到了隔壁的厨房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下了床,悄悄地来到厨房的门口,透过门缝,我看到了邻居家的孤儿李合佬在偷吃我们家的那半只鸡。我赶紧回到房间里对爷爷说了,然后准备去叫父亲,爷爷制止了我,他温和地说:“就让他吃吧,他不容易。”我看到了爷爷眼睛中的泪水。

大年初一早上,奶奶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堆鸡骨头,大叫起来。我没想到爷爷会说他把那半只鸡给偷吃了,可瘫痪的爷爷要到厨房里去偷鸡吃,是多么困难的事情,奶奶一直怀疑我是爷爷的同谋。爷爷死后,我才对奶奶说出那个秘密,奶奶后来说:“他要说给李合佬偷吃了,我也不会怪他的。”爷爷至死也没有吃过一只整鸡,这是他一生的愿望,也是我一生的遗憾。

百年前,美国女作家写华人小说

崔 莹

当十八九岁的弗吉尼亚·伍尔芙正沉浸在简·奥斯汀的小说中,而年仅十多岁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还只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,美国女作家保琳·布拉德福德·麦基正在以一位名为“鸿光”的加州华人移民为主角,创作她的小说。这部作品于1903年出版,正是我不久前在威尔士的兰戈伦书店偶然淘得的《玫瑰拂晓的飞行》。兰戈伦书店,坐落于威尔士东北部的小镇兰戈伦,已有40余年历史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,关于中国主题的书籍竟占据整整四个大书架。我一下子被《玫瑰拂晓的飞行》的封面吸引:封面中央是一位身穿传统中国服饰的少年,他的蓝色大褂上布满精美的花纹。他脚踏布鞋,头戴一顶西式圆顶礼帽。少年站在一条中式街道上,背景中左右对称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东方气息。街道两旁悬挂着红色的竖幅招牌,上面的涂鸦似乎在模仿中文字。显然,这样的设计表明,这部小说与中国密切相关。小说讲述了少年鸿光的故事。他随父亲来到旧金山,不久父亲便去世了。尽管鸿光的亲戚大多居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,但他始终思念远方的母亲。然而,他似乎再也不可能返回故土。这部小说以他在圣诞节前夕的见闻和奇遇为主线展开。小说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,聚焦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。

保琳·布拉德福德·麦基于1873年7月5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。她的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牧师,保琳的文学天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的熏陶。高中毕业后,她曾在《托莱多刀锋报》担任两年记者,但随后便投身文学创作。除了《玫瑰拂晓的飞行》,保琳的代表作还包括《德伯妮小姐》《小塞勒姆少女》《一位乔治亚女演员》和《凯特的故事》等。《玫瑰拂晓的飞行》中含有10幅由约瑟芬·布鲁斯创作的黑白插画,每一幅都饱含中国元素,形象生动。遗憾的是,关于这位女插画师的生平资料,我却无从得知。

泸沽湖里向阳的花

李 佳

我们游泸沽湖的那天,下雨了。

雨中的泸沽湖,像卸了妆的姑娘,虽也眉清目秀,却少了明艳动人,远处的格姆女神山、湖心的后龙山,一派苍茫的深绿;湖水灰蓝,没有一片云彩的倒影;雨中有风,吹皱了湖面,又生生扯下高原的凛冽过来。唯有湖边泊着的几只猪槽船,勾勒出亮红、亮蓝的瘦影,给这幅暗沉的图景添了几笔生动。

游湖,便是乘这猪槽船。猪槽船是当地特有之物,其得名直接,的确像只大号的猪食槽子。别看名字不文雅,却有一个和泸沽湖诞生相连的古老传说,它担当的角色有些像诺亚方舟,与拯救和希望有关。这种船,看起来宜人,乘上去却挤,并不舒适,好在天气冷,挤一挤倒是暖和些。

为我们撑船的,是一位摩梭女子和她的哥哥。哥哥默然无语,只一味埋头苦干。摩梭女子却格外开朗,打我们登船起,便不停地讲说。一路上,她的笑语嫣然,嗓音清脆,就着水音儿传出了好远。

“参加我们的篝火晚会了吗?有没有看中哪个阿哥、阿妹?”

“看中了就留下来嘛!我们这里好得很,管你饱!”

“吃的什么呀?早晨吃土豆,中午吃洋山芋,晚上吃马铃薯!”

……

本来赶上这样的天气,心里难免恹恹的,可不知不觉,竟被她说得起了兴致。我们就这样,被水包围着,悠然泛舟。漫天大水里,穿过草海,去向近岸芦苇丛。就在快接近的时候,摩梭女子忽然兴奋地喊:“快看那,水性杨花!今天还有水性杨花呀!”乍一听,还以为是错觉;待定睛看,小船四周,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呵!湖面上,漂着朵朵白色小花,纯真得太不真实,花瓣都是透明的,小心翼翼地捧着嫩黄的蕊,随波轻轻摆动。这样的花,让人联想起瑶池仙草、阆苑仙葩。见到它们的一刻,我们全失了语,与这样的美相遇,除了静静对望,实在别无选择。

此花,便是全世界;此刻此地,便是永恒。

香吹入云清(国画) 汤兆基

行船在这样的花旁,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出。生怕如此娇嫩的花,浪一打,便要碎;风一吹,便烟消云散。可摩梭女子却大喇喇地摇桨,毫不客气地拨水,打得好些花卷进了水涡。还在心疼,再一看,它们又好端端地漂上了水面,对刚才的打击浑不在意,这才真正晓得:它们只是看起来娇弱,骨子里却有一股子硬气,寻常磨难奈何不得。

后来,听摩梭女子说,生长在泸沽湖,本就是水性杨花命格里的硬气,它们对水质要求极高,非纯净的水域不生。它们皆是“朝生暮死”的花——清晨随太阳生发,午后即决然凋零;虽美到极致,却不留连世间,恰似“世外仙姝”,来人间修行一遭,便飘然而去。

我不禁暗暗地想:这样的花,实在坚贞之至,又如何叫作“水性杨花”?莫非是怕“峣峣者易折,皎皎者易污”,才用了最不堪的字眼将它保护起来?看来,摩梭人定然是爱极了此花。

行过花丛,同船的大姐笑着调侃道:“水性杨花可不是好词,怎么取这名字?”不想,摩梭女子毫不客气地回道:“都是你们想歪了,本来是‘阳光’的‘阳’嘛,这花喜欢太阳,没有太阳就凋谢啦。”原来,长在水里的,竟是向阳的花。还在说着,小船缓缓靠岸。雨势小了,随后不久,渐渐停了。很快就会出太阳吧?——没错!瞧,泸沽湖里的“水性阳花”全开了。

无 题

李 疑

琴雨见文蛇,
星船泊夜洲。
荡荡红尘艳,
飘飘一明眸。

斑鸠啼暖落花风

赵妃蓉

虽然还没有到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时节,但随着地气的转化生发,动物也开始了又一年的忙碌。过年前几天,有一对斑鸠夫妇就看中了我家阳台上的一个角落,虽然只是放在墙角的铝合金梯子和墙壁形成的一个迷你小平台,但对斑鸠夫妇来说已是一个足以安顿身心的小窝基地。作出决定的那一天,小夫妻俩驻足于阳台的栏杆上商议了半天,和我们人类开家庭会议是一模一样的。

接下来的两天,它们一再经过我的窗前,以同样的运动轨迹和姿态,不厌其烦地重复着,一根又一根枯树枝被衔来,成为它们爱巢的基建材料。我很喜欢看它们在空中飞翔的姿态,早在《诗经·小雅》中人们就用“宛彼鸣鸠,翰飞戾天”这样的诗句来描摹斑鸠虽小但身姿轻巧能高飞于天的情景。它们能迅疾地从十几层的高楼滑翔到地面,只在起飞时扑扇几下翅膀,便有了盘旋而下的勇气。和它们相比,我常常汗颜于自己有时处事犹豫彷徨和踯躅不前。在万物复苏、春意萌动的时节,伴随着它们飞翔的痕迹游目骋怀是都市生活中的小小乐趣,它会让我的视线远离眼前的繁杂,仿佛倏忽间就让自己寄身于天地之间,目光所及就有远处落尽树叶但依然有暗粉色荚果挂枝的栾树、枝头含苞的玉兰和四季常青的香樟……城市野望的视野虽不及乡间开阔,但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寻找春意是一种别样的乐趣,它提醒我们除了眼前的忙碌也应该常常驻足寻找城市的绿意,那些短暂的时光串联起来便足以完成每日心灵的放牧。

斑鸠交流的语言常常令我心生好奇,虽然“咕咕——咕”两短一长的叫声是它们惯常的话语,但观察久了我发现它们虽然发出的音节很有限,但就好似发电报一样,斑鸠是通过长短音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。有时甚至只是并肩而立,却也在耳鬓厮磨间进行了交流。明代诗人陈玺曾为斑鸠赋诗——“香禽自何处,共立枝头语。唤起晓耕人,西畴足春雨。”此刻,它们在鸟巢里挤挨着,不知商议着什么,也唤起我对即将到来的春天的热切期待。

斑鸠不是鸟类中的造窝能手,所用的材料只有枯树枝,它们不会像燕子那样娴熟地衔来春泥这样的黏合剂,枝丫之间纯粹靠相互的勾连达到稳定,从这个角度看,斑鸠还是懂一些力学原理的呢。然而,并不是每一次衔来的树枝都能完美拼搭,我常常会在阳台上看见散落的枝丫,但斑鸠夫妇却一点也不气馁。它们搭建鸟巢所能依靠的全部工具就是它们的喙,它们的不厌其烦、耐心细致常常让我感动,也让生而为人拥有诸多工具的我感到有些羞惭。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,希望我可以多向斑鸠习得面对困难不言放弃的精神,始终不怕失败,始终心怀梦想。

在鸟巢稍有些雏形的时候,斑鸠妈妈就匍匐不动了,只有斑鸠爸爸还在不厌其烦地衔来树枝加固小巢。窗外马上就将迎来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的时节,这对朱颈斑鸠为小小的阳台带来了不少春的气息。春天是万象更新的季节,它们在静静地期待斑鸠宝宝的降临,我也在期待,期待斑鸠啼暖落花风的温情和惬意,更期待自己去实现每一个小小的愿望,积跬步,行千里。

十日谈

人随春好

这个春天,带着新的感悟出发。

责编:蔡瑾 郭影